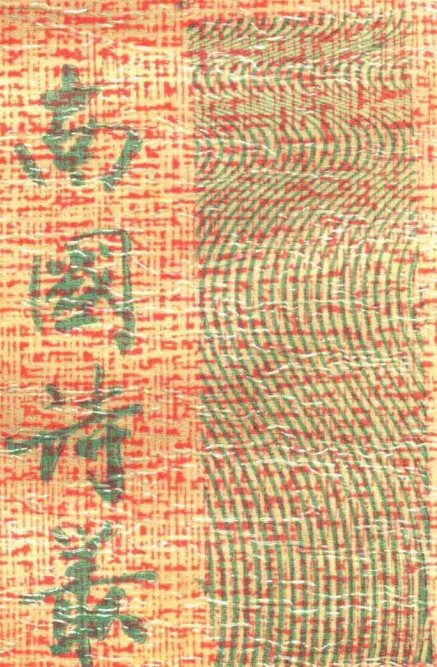


二十岁的谎言

茅 盾
著



南国新报

第三辑

漓江出版社

包玉堂 主编

南國詩叢

純風閣

· 第三輯 ·

二十岁的谎言

彭洋著

漓江出版社

南国诗丛第三辑

二十岁的谎言

彭洋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6-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科学大观》杂志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5 插页2 字数46,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659—7/1·472

定价: 1.60元

作者简介

彭洋，笔名扶桑、冯君、阿洋等。初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以后又当工人，车、刨、铣、磨都干过；又后来上了中专，学内燃机修理；然后考上广西大学77级文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广西文联，一直从事文艺评论工作。

七五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至今已发表评论文章、散文、小说作品七十多万字，先后两次举办个人书法展览。

现任《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为作协广西分会会员、书协广西分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广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刀耕火种人言

——诗集《二十岁的谎言》自序

在创作方面，我很少一心一意过，象那只还未觉悟的小猫，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小学时学的那课文我还背得很熟，但道理至今未悟，东一锄头西一斧的，还在文山中乱砍乱伐。

许多人都劝我，你专一样算了，还讲了很多大道理、小道理。道理我都明白，可我却不忍割爱。因为我搞的，都是我爱的。诗歌、散文、书法、评论，其实还有小说，我都舍不得，样样都是心头肉。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人不悟是没法的事。

可随随意意就一定不行么？我很喜欢“随心”这种活法。搞文学搞艺术，无非也是一种活法。它们应该是为人生的、为养生

的。我不反对别人精专于一，但总觉得不必人人如此。喜欢就行了，无须老想成功，因为这不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苦斗。况且，我自信文学艺术各门类间是无隙可言的，不必划地为牢，被形式限制了自己的情性；我还自以为博而后精专，其博是最难的，它决不仅仅是指一般的了解，而是你真正在某一点和每一点都陷落过。也许我永远不会精专，也许历史也将证明我艺术上的悲剧在于不会精专，可这并不意识着对我生活价值的否定。追求永远是美丽的。

就这么着，我零零碎碎地积起了这些作品。每一首都意味着历经了一场感情纠葛，苦及，累及，伤及。可到底是个刀耕火种的角色、业余农民。

累叠起来的，无非是些属于自己的日子。日子怎么过我就怎么写，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写，照葫芦画瓢，这就是我写诗的方式和习惯。这种也许算所谓诀窍的，是不能用于教导人的。教与人就要误人子弟。我是不会苦吟的，如贾岛那样，为一个字伤神。我从不在此费心。我要我的诗不论在意象上还是在语言艺术上都尽可能地多保持一点生活

的原生态。我只尊重生活的暗示，盯着她那眼睛，那是源泉。诗是眼睛的流水。当然，我的生产方式很象一些原始部落，今年烧了这山，明年烧了那山，一刀扎个泥窝，撒一两粒种子，任它吃着那山水长大或者早死，任它随那风扬花或者凋零，任它在月曝下结果或者堕落。

所悲所喜，都是自己的，可十指连归心，我又是这大千中的一个指头。只有小妇人才关起门来在自己的房子里悲悲切切卿卿我我。我是一条男子汉。对酒当歌、仰天长笑、哭喊呼号、为知己者死、以至拍案而起骂人，这才是我的秉性和我悲我喜我爱我恨的形式——这一连串小小的疯狂，便是我的诗的飘渺的魂魄。

我这个山民的手中只有一把砍刀和一把火镰。我很明白我在水泥筑起的都市的恐龙世界里是不能挖土和下种的也难以生存。我永远向往大山和荒野；也感激童年，因为童年给我留下了一大片永远的土地；感激我的爱人，因为她是我永远的大山永远的土地。

生活会遗忘我。只要不遗忘我的诗，哪怕只有一首，便心满意足。

成熟与“长不大”

——序彭洋诗集《二十岁的谎言》

敏歧

在文学七七级的同学中，彭洋的年龄不算大，但却给了我以某种“老大哥”的感觉。这，除了他插队、做工人的经历之外，恐怕还在他的知识面，他的爱好，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和见解，比之于同年级的许同多学，似乎都要成熟。

但，与成熟的同时，彭洋又给了我另一个印象：始终是“长不大”的。

成熟与“长不大”不是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么，这印象，准确吗？

回答是肯定的。这回答，前年看他举办的个人书展时得到了证实，这次，读他那将出版的诗集再一次得到证实。

先看他选集中的《有一次感情纠葛》。诗中描写的那次“初恋”，从最初的萌发到最

后的破灭，无论情节还是情绪，都完完全全是个孩子的心态：十分稚气，但却认真而执着。

《初初恋你》的时刻中，《两个人的日子》里，因为写的依然是“感情纠葛”，稚气中透出的执着与认真，几乎随处可见。

“等我长成一个大人／我就去做你的妻子／等不等由你，反正／我已这么决定了”——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无端契约》。那“擦去皱眉头的日子”，擦去“生活中”“多余笔划”的“橡皮擦”，“在我孩提时就使用的铅笔盒里／它象皇后一般被珍惜着”（《你的笑是一块橡皮擦》）；而“几件衣服洗得呀／你的身子也湿／我的身子也湿／”，“两个人的日子”，简直“跟小时候过家家一样”（《两个人的日子》）。如果说，那“无端”的“契约”，那“橡皮擦”般的“笑”和那“象那串葡萄”般的“两个人的日子”，本身就稚气盎然的话，那么，“假如我死了”，却是个极严峻的设问，但彭洋的回答是：“假如你真会死去／我便趁机吻那亲爱的脸庞／就当你刚刚睡着”（《“假如”的造句》）——依然是稚气中透出的认真，稚

气中透出的执着。

《男人的事情》中的不少诗篇，大都偏于凝重。“赢了想斗／输了更想斗／可惜人生只有一盘棋／不能下两次”。《围棋》中演绎的宇宙、社会、人生，的确令人魂动心惊。但，《大爷，您的风筝》中“祈祷”的“祥云”，其中沉甸甸的思绪，我们都能感到；而那管道的不断铺换，道路的反复挖填，勾勒出的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但彭洋却说“象小姑娘撒娇似的／总和你别扭”（《中国问题》）——诗篇尽管凝重，但彭洋仍以稚气出之。

成熟，同时又“长不大”，并非贬意。恰恰相反，当人生经验形成某种哲理时，那稚气与凝重相撞击，而闪射出认真与执着的火花，就带着自身的艺术特色。这种矛盾中透出的活泼，稚气中包孕的深沉，在审美经验中，应是高层次的。还有，人们常记得人应有一颗“赤子之心”，“长不大”，就是“赤子之心”的写照。其实，并非真正“长不大”，而只在说明，有了“赤子之心”，一方面，不会沮丧，不会在生活面前失去信心；另一方面，面对人生这部大书，一双孩

子般的眼睛，怎样新鲜地、新奇地大睁着。观察——思索——积累——成熟，都出自这颗赤子之心，都出自这双孩子般的眼睛。因之，我认为，对作家来说，这种成熟与“长不大”的统一，实际上，是一种很可贵的素质。

基于以上的想法，尽管彭洋的诗质量还不整齐，但我对其中不少诗篇的喜爱，已不谈自明了。

除诗歌之外，散文、评论、散文诗、书法，甚至小说，彭洋几乎样样都弄。因为他在《刀耕火种人言——诗集〈二十岁的谎言〉自序》中说的，他“就象那只还未觉悟的小猫，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

在“精”与“专”的问题上，彭洋有自己的想法。大概因为同是“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的不觉悟的“猫”，我倒基本上同意彭洋的观点。不过，彭洋的文字是带着感情的，而且情况又与我不同。作为事业最要紧的时间，那黄金的一段，并非自身的过错，已从我生命中白白流走。既不能真正的多心更不能真正的专，已是等待我的注定了的悲剧。彭洋却不。尽管他也有“吉他／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为什么／尚未流行”
（《吉他，吉他》）的遗憾，但总的说来，
时间和时代，都是属于他的。

“我几乎不想醒来也不想睡去／只盼望着列车／永远到不了终点／盼着那个夜晚／没有黎明”，这些出自《冬天纪事》中的诗句，情绪是特定的，但我把它理解为作者“长不大”的心态，不会太离谱。我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许正是这种“长不大”的心态，“长不大”的意绪，过去，促使着彭洋的早熟，而今后，会促使他向全而后精专的目标迈进。

1990.4.18.于、西大

目 录

- 自序：刀耕火种人言……………（ 1 ）
他序：成熟与“长不大”……敏歧（ 4 ）

初初恋你

- 让我告诉你……………（ 1 ）
二十岁的谎言……………（ 3 ）
总之天下雨你就高兴……………（ 5 ）
打一字谜……………（ 7 ）
关于你意识流的研究报告……………（ 8 ）
一个夏天的故事……………（ 9 ）
期待……………（ 10 ）
无端契约……………（ 11 ）
昨晚的月亮……………（ 13 ）
秋天纪事……………（ 14 ）
有一次感情纠葛……………（ 15 ）
温泉……………（ 17 ）

两个人的日子

- 今夜我是你的新郎····· (18)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19)
题照系列 M····· (20)
题照系列 Y····· (21)
你的笑是一块橡皮擦····· (22)
两个人的日子····· (24)
春天纪事····· (26)
夏天纪事····· (28)
冬天纪事····· (30)
七彩夜····· (32)
吉他，吉他····· (34)
梦····· (36)
生日蛋糕····· (37)
龙脊梯田····· (38)

男人的事情

- 山里的世界 山外的世界····· (39)
中国象棋····· (42)

中国问题	(44)
人生几何 (组诗)	
方阵	(48)
黑三角	(50)
魔圆	(51)
五月的日记	(55)
六月的日记	(57)
运动效果	(59)
潮	(61)
写在集邮本的扉页上	(62)
涪陵榨菜	(64)
自供状	(66)

初初恋你

让我告诉你

就象我的悄悄话一样
我的诗
是给一个人看的
我不愿意人们嘈嘈嚷嚷地
评头品足，粗暴地
说好话或者说坏话
弄脏了我的
白衬衣

要知道，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天使
翅膀下都注有
上苍的旨意，这是不容置疑的呀
理解是这样
不理解也是这样